



打赤膊儿

□安铁生

从我有记忆起，与许多男孩一样，整个暑假在家都是打的赤膊，包括到附近濠河边洗物提水、在马路边巷子里玩玻璃球或飘纸画片、上树捉知了、到草丛里找昆虫，全是光着身子只穿短裤头踩着木拖鞋，每年夏天都被阳光晒得浑身皮肤黑黝黝的。但男孩子们全不顾这些，只要人舒服、少流汗少洗衣就行；成年男性在家或在门外夏夜乘凉，也是不穿上衣以图爽快。我友侯德剑画有一幅《起风桥》，就是昔日男儿赤膊上身，从桥上往水下跳的精彩景象。

女孩子一般是穿上衣的，但我环城东路老家东墙外棚子——倒马桶的、拉板车的、钉秤的人家小女儿，夏天也不穿上衣；当然女性是必须穿衣的。记得1966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去苏州住了一宵，发现街道路边乘凉的四五十岁以上女性，坐在竹椅上摇芭蕉扇，绝大多数竟是不穿上衣的，只有少数穿了个肚兜，遮住胸前就行了，这让20岁的我看了大吃一惊：南通与苏州仅一江之隔，差别怎么就这么大的呢？那可是有数千年悠久历

史的古城啊，如何让这种旧习俗在那个年代依然存在的呢？

小时候受社会环境影响，我特喜欢看打仗的故事，对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尤感兴趣。《三国演义》五十九回：“许褚性起，飞回阵中，卸下盔甲，浑身筋突，赤体提刀，翻身上马，来与马超决战。”由此经典故事还发展出了著名成语“赤膊上阵”，难道许褚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之身吗？显然不是，而是胆大不怕死，赤膊之身打起来爽、死起来也爽。还有《水浒传》三十八回，浪里白条张顺在水中暴揍黑旋风李逵，真可谓赤膊男子汉的又一大经典故事。浪里白条在岸上斗不过李逵，但到了水里李逵却占不到丝毫便宜。且张顺赤膊之身特美，浑身像雪一样的白肉，在水底可以伏七天七夜，穿梭水面快速无比，就像白条鱼那样一闪而过，所以人称“浪里白条”，是梁山中水性最好的。许褚与张顺同因赤膊闻名千古，真是活得最赤诚相见、最无牵挂之人也。

如皋走出去的明末清初才子李渔（笠翁），更是如劳力者般喜欢打赤膊儿的

爽快人，他在奇书《闲情偶寄》“颐养部”写有“夏季行乐之法”，你看他：“夏不谒客，亦无客至，匪止头巾不设，并衫履而废之。或裸处荷之中，妻孥见之不得；或偃卧长松之下，猿鹤过而不知”——夏天就不去访客了、也不让客人来，可以不戴头巾、不穿衣服，赤身裸体藏在荷叶荷花之中，老婆孩子都找不到我。有时候我就干脆在松下“躺平”，猿猴仙鹤经过我也不知道……他这个才叫“裸”得彻底了。真有李白《夏日山中》“懒摇白羽扇，裸袒青林中”的遗风，且懒有懒的理由、惰有惰的可爱、赤有赤的坦荡。

史上记载的我国第一位公然裸体的名人可能是大禹。《淮南子·说林》里讲：“西方之裸国，鸟兽弗辟，与为一也。”大禹尊重裸国的风俗，进入裸国便裸体而入，等到走出这个国家才穿上衣服。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、辞赋家、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，被称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的陶潜有两首诗：“裸葬何必恶，人当解意表。”死了也要裸体，这样亲近壤土，用血肉之躯滋养虫豸、滋润大地，真是很难得、很高尚的行

为了。清代大学者顾千里，被誉为“清代校勘第一人”，广为人知就是这位大老老，在炎热的夏季把自己脱得光溜溜地读书。据他所称，读书时如果约束太多就会不自在，天气太热也会影响读书的快感，也就不能充分享受书的美妙，只有身心均得到解脱，才能跳出世俗的框架，不拘一格读好书。

林语堂反对当众裸体，并不完全是从道德的角度。他认为即便从美学的角度来看，完美的人体凤毛麟角，即使是身材好的，也有可能小腿细瘦难看和脚不对称。这个观点，正是林语堂幽默人生的一贯折射。所以，裸的境界可能还是要裸得有艺术性、裸得好看。故只有健美明星赤膊上身，秀出八块腹肌才会得到大家赞赏。过去世界足球大赛，看到有球员进了好球激动地脱下衣裤，赤裸着身子向球迷挥舞庆祝，能调动大家的兴奋情绪。现在好像严格禁止了，盛行足球的欧洲人才不怕有伤风俗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球员自带流量，脱了球衣露出内里穿的其他品牌衣服影响力太大，很多大牌球衣赞助商当然不同意——花这么多钱，岂能给别人作嫁衣。

卖泥螺

□田耀东

两个卖泥螺的女人都上了年纪。白脸女人摆开两只不锈钢盆，里面的泥螺一盆卖廿五元一斤，另一盆卖一百元三斤。泥螺有大小，清清爽爽，像妆容过的白脸女人。

黑脸女人面前就一个盆，四十五元一斤，泥螺大，抄一把，螺液浓稠，凝成一团，滴下一丝，像黑脸女人黏糊糊的头发。一个男人问了价，调头向白脸女人走去，买了三斤。又来一个向黑脸女人问价，转身就向对面走去了。

白脸女人连续卖掉几次，瞥了一眼黑脸女人的泥螺，收起家伙，骑车另找地方去了。黑脸女人看着她离去，若有所思。

一辆汽车停在泥螺盆前，车主摇下车窗问了价，走了。几个店主围上去，俯身抄起泥螺看，一个上了年纪的店主说，这泥螺是好的，我买五百元，你给我称十五斤。黑脸女人脸涨得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，这个价给你，我要亏本的。店主们七嘴八舌地说，都是这么卖的，他并没有占你便宜。

女人说，那都是浸了水的，赚的就是水钱，也赚不到多少的。谁信呢？一个人也没有向她买。又有几个人问了价，掉掉头就走。店主们笑着说，卖得贵，谁要呀！

女人为人们的不信任而感到委屈，叹一口气说，不相信吗？当场做给你们看。店主们瞬间来了兴趣，一齐围过来。

女人转身去车上拿了一个盆，从食物箱的小桶里倒出小半盆泥螺，用漏勺抄起，黏糊糊一团，半天没滴一点水。继又拿出旧棉布裹着的冰镇纯净水，拧开盖子往盆里咕咚咕咚倒下去，用漏勺搅拌几下，只见泥螺泡在水里，很舒服地舒展开身子，一支烟工夫，水就喝光了。泥螺胖大起来，撑到盆沿上，粒粒饱满，像化了妆一样精神。

女人又把没放水的那盆推向前，说，这个卖四十五一斤的，反而赚得少。

看你赚得不少了，出点力气去捡，都是净利润，哪像我们，整天闲得慌，店主们不屑地说。

那是过去，现在捡不到了，女人分辩。小时候，泥螺像打谷场上的蚕豆，铺满了沙滩，下滩就能捡到，用小扁担挑上岸，腌泥螺、炒泥螺、泥螺汤，从黄梅天吃到中秋节。黄梅季的泥螺小、嫩，秋后的泥螺一肚子膏黄，个大肉香。现在的泥螺由滩主出钱请人捡，批发给卖泥螺的人，卖的人多，买的人压价，为赚钱，只能掺水，当天卖不掉的放冷藏里，第二天再卖，泥螺肉就不脆了。几天再卖不掉，泥螺就僵了。像刚才掺水后立即买回家的也不要紧，撒点盐放淘箩里筛，筛去水和黏液就行。二次再撒盐多些，第三次就要将它放啤酒里腌煞了，吃时再放水龙头上冲干净，放生姜、蒜泥、几滴高度白酒。白酒不能多放，多放了螺肉有苦味。再加白糖、生抽，仍然鲜嫩脆的，但总没有不掺水的脆爽，味道也没有这么好。

听她说的有道理，刚才扬言要买五百元的店主向她买了一斤。女人为有人相信而感动，收款后又往盆里抓了几颗送给他，说，你以后可以试的，掺水的买一斤、不掺水的买一斤，比一比就知道。

说话间，女人又在另一只盆里放了些泥螺，倒进几瓶水让它泡着，继续说：我卖了二十年泥螺，知道的人都是我家里来，他们都是行家，只要货色好、价格公道，自然会买你的货。时间长了，传的人多了，我就在家里卖，不用出菜市场佣金，城管也不会上门来。今天我在集市上转了一圈，没见过哪个像我这样卖的，我要再试一试。

说话间，又来了两个骑电瓶车的人，问了两种泥螺的价格，仔细地把泥螺放手里比较，还是买走了刚才掺水的泥螺。女人对他们说：回家要马上腌噢！这样才好吃。

买的人头也不回，只当没听见。

太阳下山了，街道上没人，不掺水的泥螺再也不动。掺水的卖完了。女人萎缩成一团，身子也小了好多，低下头看着盆，很孤独的样子。临走，女人对买了她泥螺的店主说，好吃的话，下次再买，不骗你的。

店主只是嗯了一声，并没有多话。

第二天，白脸女人又坐在街檐下卖泥螺。泥螺仍然这么标致，用漏勺一抄，稀薄的白水滴而下，粉嫩的。生意很好。买的人说，集市上就数她的泥螺好！

黑脸女人再也没有来。买过她泥螺的店主说，我应该留一个电话的。其他的店主说，你真的信她呀？



寻常巷陌

对不上的糊涂账

□天潼

生活中许多俗语互相冲突，比如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”和“亲兄弟明算账”。但凡推崇前一句者，大多是在家经常占便宜那位，希望别人不要与他计较。何况兄弟姐妹之间，真正拉得下脸来算账的并不多，而且账本来就很难算得明白。因而同辈人往往多有积怨，一旦父母离世，不少原生家庭便彻底解散了。

爷爷奶奶去世之后，我父亲和叔叔、姑姑就没了来往。3年前父亲去世，通知了，他们都没来告别也没随份子。于是一向厚道的母亲颇有怨言，尤其对于叔叔，因为他家坐地铁到我家只需半小时。“想当初要不是你爹四处走关系，他能从穷山沟调到城市吗？”母亲絮叨了多次，反复回忆当年“捞”叔叔上来的不易。

父亲性格孤傲，一辈子耻于求人，所以直到退休前一天，依然在车间倒三班。然而为了叔叔的工作调动，他完全豁出去了，花了一年多时间经常去多位厂领导家，死皮赖脸“推销”他弟弟。刘震云有两部中篇小说《单位》和《一地鸡毛》，描述过80年代工作调动之不易。那还是同城调动，跨省调动，尤其穷地方往好城市调，简直难于登天。可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，父亲最终居然办成了。赶在爷爷去世前一年，让叔叔重新成了城里人，而且在40岁生日前结了婚。

我对于家里的情况多少有所了解。爷爷是父亲的继父，为了解决父亲的就业问题，提前退休让父亲顶职了自己单位。后来父亲随厂支内，叔叔、姑姑之中只能留一人在上海，叔叔很义气地自己申请去了江西山区。这一去就是20年，年近40才回到城市。从他的角度看，三兄妹中他最不容易，做出了最大牺牲，蹉跎了半生。我父亲的确“救”了他，可是若不是父亲顶了职，他这个“嫡子”本不该去江西。在他视角里，父亲属于先推他下了河，再下水将他救起，他并不欠父亲的……

亲人算账就是这么难，都是以自己的视角也记账，拼在一起全对不上，都觉得对方亏欠自己。所以家其实也应该家是讲理的地方，尤其趁父母健在，有什么怨什么苦，互相交流一下。即便不能达成谅解，起码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？彼此疏解了不良情绪。越是假装高姿态，内心积怨越容易天长日久地发酵，以至于老了兄弟姐妹形同陌路。



岁月物语

夏日清凉

□周素华

蝉声清脆。起床后发现昨天早上就出门上班的妈妈还未归来，烧好热水，煮了一锅大麦粳米粥，便和弟弟坐在屋檐下百无聊赖地数着蜘蛛网上的黏丝，等妈妈。

村口传来悠长的吆喝声：“盐水、赤豆、奶油……”这些浑身沁凉的小可爱们顿时调动了我们疯狂的想象力。这声音既是诱惑，也是折磨。想想家中的情况，只有无奈地咽咽口水，任由馋虫在肚子里打架。

老远瞧见妈妈回家，我和弟弟飞奔过去。一个挤上自行车前面的大梁，一个跳上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，车技不好的妈妈紧紧把着龙头歪歪扭扭地承接我们，终于，妈妈找到平衡，骑出一条稳定的直线。弟弟一路按着车铃，清脆的铃声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。一进院门放好车，看到方桌上晾凉的粥，妈妈端起碗“咕嘟咕嘟”连喝了两碗，这才长吁了一口气，用湿毛巾擦把脸，边解布包边呼唤：“伢儿，快过来，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？”我和弟弟赶紧跑到妈妈身旁，满脸期待地看着那只被毛巾裹得严严实实的饭盒。

妈妈故作神秘地将毛巾一层一层地慢慢打开，不起眼的饭盒上竟然渗着密密麻麻的小水珠，揭开盒盖，顿觉丝丝凉气迅速糊满了双眼，两个正方形的小纸盒卧在里面。“猜猜是什么？”“棒冰！大赤豆的！”弟弟抢着回答。妈妈摇头。“那是什么？妈妈，快告诉我们！”“冰砖。”妈妈拿来两只碗，一只碗里放一块。

对于两分钱一根的盐水棒冰都难得吃到的我们，冰砖这个冷饮中的贵族只是偶尔听说过，它此刻如同绝美的艺术品，我小心翼翼地抽出冰砖放进碗里，撕开白报纸，舔舔化在纸皮上的汁水，粗瓷碗里那块莹白的凝脂散发着扑鼻的奶香，让胃忍不住一阵痉挛，恨不能一口将其纳入口中。当然舍不得了，我找来调羹一勺一勺慢慢刮着吃，那凉丝丝透着甜美的幼滑顺着喉咙直往身子里淌的感觉，真是妙不可言。弟弟则拿着纸盒一边剥纸一边吃，弄得满手满嘴都是白色的奶油泡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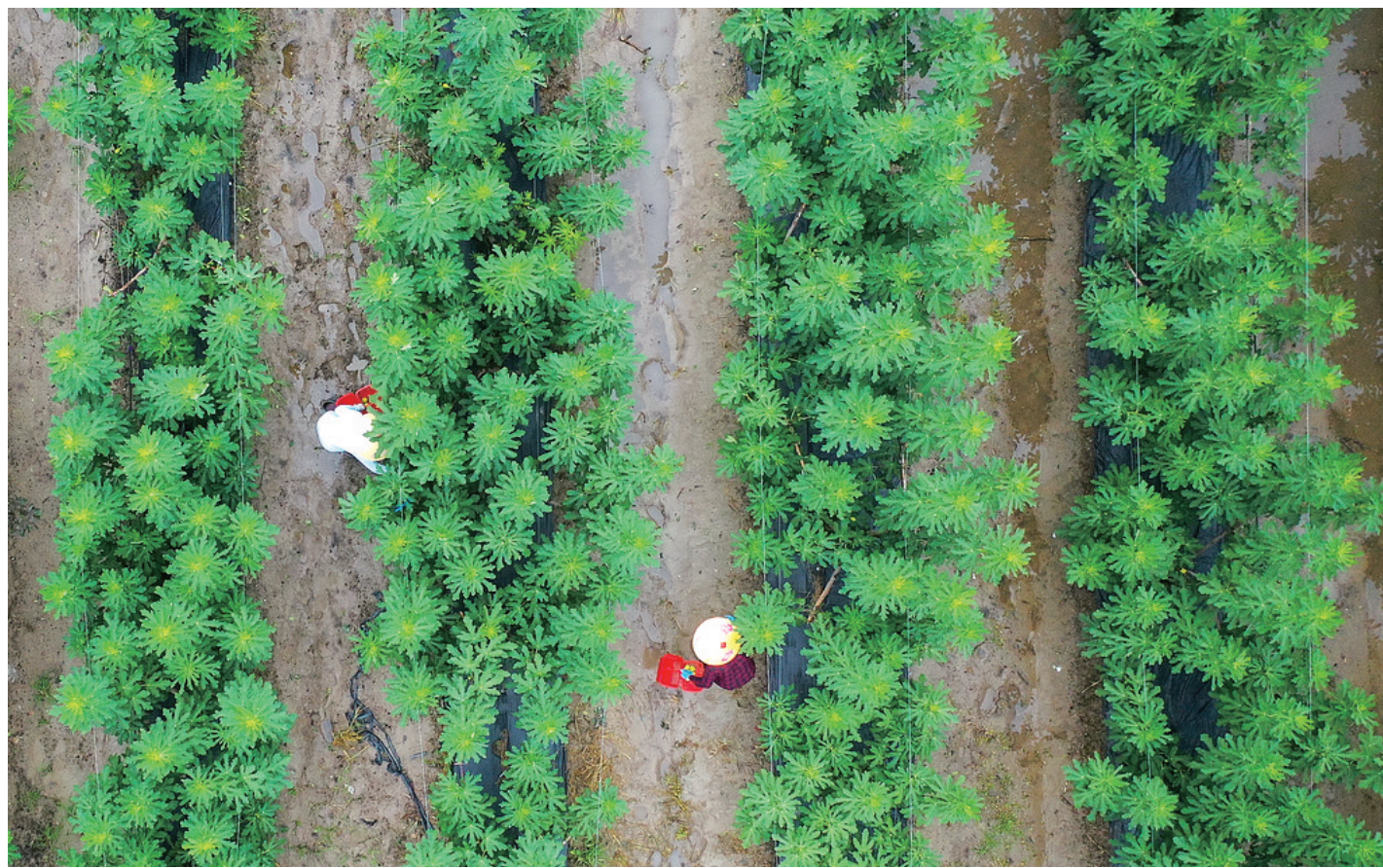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，哪来的冰砖？你吃了没？”都吃了一大半，我们才从香甜软糯的美味中回过神来，不好意思地问。“妈不吃，妈怕凉，你俩吃。昨晚加了一夜的班，厂里发的福利。”妈妈脸上布满了倦意。“妈，你尝一口。”我和弟弟同时把冰砖送到妈妈嘴边。妈妈象征性地各啣了一口，拿张纸擦擦坐下，一脸宠溺地看着她的两个宝贝。

昨晚的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想到妈妈挥汗如雨在不透风的车间加了一夜的班，连厂里发的防暑降温饮品都不舍得吃，硬是留着给我们；再想想妈妈还冒雨赶了30多里路回来，我当时一边吃一边流泪，发誓将来一定要对妈妈好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妈妈总是将好吃的留给我们，难得有肉，她都会给我们，自己就舀点汤泡饭。就连医生给她开的药里的红枣，她也会挑出来留给我们。宁可自己不吃，也要予人高兴。

流年似水，许多画面已经消失在过往的岁月里，但那块冰砖却始终是我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。

由于健康原因，我已多年不吃冷饮了。今晨滴滴答答的雨珠、热气蒸腾的气息，又让我忆起那个等着妈妈回来的夏日早晨，忆起那段和弟弟坐在纸盒上，一口一口舔着冰砖的清凉时光。



无花果产业

蚂蚁布

□瞿光唐

1978年暑假，我去上海找父亲，相见时他仔细打量我的穿着，十分惊讶：“你穿的是不是新四军的军服？”其实，我穿的只不过是一件劳动服。那年月，高校都有学工、学农、学军活动，发放劳动服很正常。看父亲的样子，我猜想，这新四军“军服”肯定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为生活所迫，父亲13岁那年就去上海工厂当学徒工。1942年秋他24岁时，因身体原因回乡休养。这期间，新四军粟裕部队就驻扎在我家大院。邂逅粟裕，两人一见如故。解放初，粟裕将军奉命从南京调动来到上海。某日，父亲与粟裕将军偶遇。两人久别重逢，喜不自胜。忙里偷闲，粟将军还请我父亲一起看了一场电影。

随着各种抗敌组织的建立，南通县骑岸、十总、二窠等地区逐步成为相对巩固的抗日根据地。1942年夏秋，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部队进驻十总地区，此后，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也较长时间驻在十总、二窠有关村庄，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和南通县警卫团等部队则分驻通中乡村，根据地出现了如火如荼的抗战新气象。

受新四军嘱托，父亲为部队军服制作

出力。为防敌特骚扰，他身穿长衫、头戴礼帽，雇了一部手推木轮小车，去金沙北同乐运回抗币。之后与乡邻一起，去杨港旱市收购棉纱，让织户织成“蚂蚁布”。而更为便捷的方法是，直接收购“蚂蚁布”，作为军服制作的原材料。

1942年，苏中行政公署正式发行江淮银行钞票（俗称“抗币”），制订了兑法币的暂行办法，并发布《告苏中同胞书》，说明发行抗币、严禁伪币对抗日和保护人民大众利益的重要意义。“抗币”通过统一货币，打破了日伪政权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，保障了军民生活必需品供应，并促进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发展。苏中行政公署正式发行的“抗币”可兑换粮食、棉花等实物，解决了根据地物资短缺问题。

当年，新四军在南通地区的军装主要依赖自产解决，初期曾接受国民政府配发，但后期因补给中断，主要依靠根据地军需工厂生产。布料多采用当地生产的粗布或细布，颜色以土黄色或草绿色为主。

南通土布是南通的特色传统技艺，以色织工艺著称，采用天然棉纱线，通过经线与纬线交织形成色彩对比鲜明的纹路。其

食不言

□余慧

零零后儿子手机须臾不离身，吃饭时手机外放的声音显得格外聒噪。好几次想要提醒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我的思绪被拉回年少时老家饭桌旁，耳边仿佛响起父亲常说的那句“食不言”。

父亲素来温和，但在吃饭一事上却很较真。老家那张猩红的八仙桌，漆面早已斑驳，却总被擦得锃亮。每到饭点，父亲总要把这句话放在前头：“食不言。”父亲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儿时觉得这规矩实在烦人，明明满肚子话想说，偏要憋着。妹妹叽叽喳喳停不下来，母亲嗔怪道：好吃的也堵不住你的嘴。妹妹在桌底下踢我脚，我俩挤眉弄眼，父亲瞧见了，温和地一笑，用目光示意我们别闹。

父亲要求我们“食不言”，他自己首先做到了，从不在饭桌上教训我们。饭桌上只有筷子碰碗的清脆声响，和着饭菜的香气静静流淌。

唯一例外的是除夕年夜饭。开席前，父亲会细数家中一年的光景，我和妹妹也要汇报各自的收获。一家人说说笑笑，好像要把积攒了一整年的话都倒出来。一晃我们就长大了。十八岁生日那天，母亲张罗了一桌好菜。红烧肉油亮亮的，清蒸鱼眼睛还鼓着，都是我爱吃的。父亲破例开了瓶老酒，给我和妹妹斟满饮料。他举起酒杯：“你成年了，往后吃饭，不必拘着。”十八岁的我还是懵懵懂懂的，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。

长大后离开老家，求学、工作，第一次参加应酬时，看着满桌人推杯换盏，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吃饭了，筷子伸出去又缩回来。坐旁边的同事大姐推了推发呆的我：“别拘束啊！”我不好意思地笑着点头，心里却想着老家那张安静的饭桌。

父亲去世那年冬天特别冷。守灵那夜，表姐煮了一碗红糖荷包蛋，让我吃了暖

和暖和。我捧起碗，想起小时候发烧，父亲端着碗，一勺勺喂我喝糖水：“慢慢吃，别说话。”

儿子七八岁时，带他去一家传统餐馆，墙上挂着“食不言”的书法匾额。小伙伙仰头发问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给他夹了块鱼肉，想起父亲当年教我剔鱼刺的样子，轻声答：“就是吃饭时要专心。”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低头扒饭时，额前的碎发一抖一抖，像极了我小时候。恍惚间看见父亲用筷子轻轻敲我手背：“吃饭的时候不要东张西望。”

如今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看他吃饭时手机不离手，我好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，最终只是往他碗里夹了只虾，说：“慢慢吃。”

“食不言”的深意，是让吃饭回归最本真的状态。当我们完全沉浸在食物中，每一粒米饭的甘甜，每一口菜肴的鲜美，都会被无限放大，让我们内心充盈着幸福和满足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或许我们更需要这样安静静吃饭的片刻。